

課程發展處
中國文學參考戲曲舉隅
中國文學課程指定作品參考戲曲
音樂簡析

六月飛霜

粵曲《六月飛霜》由蘇翁撰曲，文千歲與李寶瑩的平子喉對唱，香港風行唱片公司於1969年初版。本文所討論是曲首的選段部分，即行內人慣稱為《六月飛霜之大審》之開始¹。

整個選段先由旦用子喉唱出〈山坡羊〉、反線二黃(依次有：板面、曲、尺字序、曲)、二流、合尺花。繼而由生用平喉唱出七字清中板、士工花。稍後，旦與生對唱〈銀台上〉，選段結束於生旦以〈銀台上〉作背景音樂而唸出的對白，行內稱為浪裡白。下面是選段的結構分析：

表一 粵曲《六月飛霜》選段的結構分析

音樂素材	唱者	時間 ²	備註
〈山坡羊〉	【旦】	00:01-02:20	叫白
反線二黃		02:21-08:27	板面、曲、尺字序、曲
二流		08:28-10:08	
合尺花		10:09-10:42	
七字清中板	【生】	10:43-11:42	
士工花		11:43-11:55*	
〈銀台上〉	【旦】、【生】	12:01-13:58	浪裡白

*11:56-12:00 是【生】的口白

選段採用的板腔體音樂有二黃類：反線二黃、二流、合尺花；梆子類：七字清中板、士工花。曲牌體有牌子：〈山坡羊〉、〈銀台上〉。此外，還包括了叫白(高聲呼叫)、白(普通的道白)、浪裡白(有音樂襯托的道白)

¹ 近年社團粵曲演唱，大都由生歌唱的七字清中板開始，原因之一是減少全曲原作時過份強調旦角。

² 粵曲《六月飛霜》全曲時間共約 39 分鐘，此為選段。

等唸白形式。從音樂分類來說，整個選段兼用了板腔體與曲牌體的音樂，這是近代粵劇和粵曲的音樂運用特色。

選段在板腔體音樂的應用有一個特點，就是旦所唱的全都屬於二黃類，而生所唱的都是梆子類。旦所唱的反線二黃屬二黃類的慢板，二流屬二黃類的流水板，而合尺花實為二黃的滾花，屬散板的節拍。生所唱的七字清中板屬梆子類的中板，而士工花即是梆子滾花，屬散板的節拍³。整個選段基本上已包含了粵劇與粵曲大部份常用的節拍。

牌子，或稱牌子曲，是粵劇曲牌體音樂的主要內容之一，大都是早期粵劇吸收自中國其他地方戲曲的曲調，較近代創作的小曲更具傳統戲曲風格，選段中出現的〈山坡羊〉和〈銀台上〉正屬此類。牌子有既定的曲調，除了用作樂器演奏，亦經常被填上曲詞歌唱。

較之於舞台演出的粵劇，唱片粵曲往往刪減了大部分的鑼鼓伴奏，但正如此選段，歌唱及唸白仍然保留了鑼鼓的引入或襯托，例如選段中的反線二黃由鑼鼓演奏的唱口一搥引入。

反線二黃是這個選段的重心。反線二黃在句式結構與一般的二黃相同，只是調性有異，若以西洋音樂類比，當正線相當於C調，則反線是G調。

在粵曲《六月飛霜》的唱片封底附印的曲詞，並標示「反線二黃序」⁴，然而這裡更確切的稱謂應是「板面」。「板面」是行內對音樂前奏的習慣稱呼，而「序」，或「過序」，更多用來稱呼音樂的過門，正如選段中的反線二黃亦出現「尺字序」，即以尺字為結束音的過門音樂。板腔體音樂

³ 傳統的粵劇與粵曲基本上包括慢板、中板、流水板及散板等板式。慢板的節拍為一板三叮，中板是一板一叮，流水板是有板無叮，散板屬於自由節拍。

⁴ 序，行內習慣讀作「嘴」。

的板面與序均有既定的曲調，傳統上都是純音樂的演奏，然而自五十年代，不少撰曲者都把它們填上曲詞，讓藝人歌唱，正如選段中旦便唱出反線二黃的板面和尺字序。

選段中的反線二黃既出現了「先曲後詞」的板面和序歌唱，又有「先詞後曲」的反線二黃歌唱。從曲詞與曲調的創作關係來說，反線二黃這類板腔音樂的曲調是透過「依字行腔」的方法形成，即是曲調根據曲詞聲調而產生，有別於曲牌音樂採用已有的曲調填上曲詞。這種兼用「先曲後詞」與「先詞後曲」的創作手法是五十年代後粵劇與粵曲板腔音樂常見的現象。

反線二黃全名為反線二黃慢板，屬二黃體系的板式音樂。根據曲詞結構，選段中的反線二黃屬十字句反線二黃慢板。十字句反線二黃慢板每句主要分為四頓，除了襯字，曲詞字數的結構是 3+3+2+2。頭頓與二頓各有三字，三頓與四頓各有二字。不過，十字句反線二黃慢板在二頓與三頓之間往往會有加頓間插其中。加頓只屬附加部份，字數不限，但以四字居多。以這裡的反線二黃為例，它的第一對上、下句，每句由頭頓、二頓、三頓、尾頓及加頓組成：

表二 粵曲《六月飛霜》十字句二黃慢板句構

頭頓	二頓	加頓	三頓	尾頓
(六月)雪飄飄	(炎天)行冬令	驟變陰陽	(莫非)天憐	冤枉。
(一把)斷頭刀	(正似)續情劍	夜台添新鬼	(枉死)城畔	(喚)夫郎。。

在上表中，括號內的字屬襯字，行內慣稱之為「預仔字」，而「。」代表上句，「。。」代表下句，是行內慣用的標示。

粵劇與粵曲的撰曲，曲詞有聲韻的規則，而板腔體又較曲牌體音樂更嚴格。粵曲《六月飛霜》屬康莊韻，全曲叶韻。根據句構模式，板腔

體曲詞的上句要結束在仄聲，下句在平聲，以這個選段的反線二黃第一對上、下句為例，它的上句結束在「枉」，乃仄聲，下句結束音是「郎」，乃平聲⁵。再以選段的七字清中板為例：

表三 七字句中板句構

	御筆親題	黃金榜。
	春風得意	好還鄉。。
	馬上揚鞭	龍駒趕。
(忽然間)	雪擁藍關	馬蹄寒。。
	炎炎六月	飛霜降。
	定有奇冤	雪下藏。。
	明傳縣令	暗查訪。
(知有)	犯婦斬殺	在山陽。。

這個七字清中板除了襯字以外，每句曲詞皆為七字，字數結構是 4+3 (亦可視作2+2+3)，句格工整。另一方面，每句最後一個曲詞的聲調皆依次按平仄叶韻，而全段亦嚴守康莊韻，符合粵劇與粵曲的撰曲準則。

除了音樂與曲詞的特色，選段的創作與子喉唱腔亦反映了近代香港粵劇在唱腔和題材的發展。

李寶瑩不僅善於模仿前輩芳艷芬(生於1928年)的個人風格唱腔——「芳腔」，自五十年代便經常重演芳艷芬的粵劇。芳艷芬有「花旦王」的美譽，她的粵劇《六月雪》(1956)由著名編劇家唐滌生(1917-1959)編寫，著名撰曲者吳一嘯(1906-1964)撰曲，乃香港粵劇經典之一，而她的反線二黃唱腔亦聞名於世，廣受愛好者模仿。

李寶瑩的粵曲《六月飛霜》是撰曲者蘇翁(1929-2004)在1969年的作品，但題材與芳艷芬的《六月雪》(1956)相同。在粵曲《六月飛霜》中，李寶瑩唱的反線二黃超過六分鐘，是全曲的主要唱段，而她在音色與運

⁵ 有關粵劇與粵曲曲詞的聲調和韻腳運用詳見陳卓瑩(出版年份不詳)《粵曲寫作與唱法研究:合訂本(包括南音、李魚、龍舟、粵謳、鹹水歌等)》香港：香港百靈出版社。

腔方面明顯都不脫芳腔的影響。

綜合而言，李寶瑩的粵曲《六月飛霜》無論在題材與唱腔上都極容易令人聯想到五十年代芳艷芬的經典劇目與唱腔。